



笛卡兒

與

《沉思錄》

- 現代哲學的濫觴《沉思錄》導讀手冊
- 閱讀笛卡兒的第一本入門書籍

作者 | 蓋瑞·海特斐 Gary Hatfield 譯者 | 周春塘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Wu-Nan Book Inc.

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001

1BZ2

笛卡兒與《沉思錄》

作者 蓋瑞·海特斐(Gary Hatfield)
譯者 周春塘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龐君豪
主編 盧宜德
責任編輯 陳姿穎 李美貞
封面設計 林仲屏 SUKI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 (02)2705-5066
傳真 (02)2706-6100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9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45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笛卡兒與《沉思錄》/蓋瑞·海特斐著;周春塘
譯.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2009.04
面:公分.--(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含參考書目
ISBN 978-957-11-5561-6 (平裝)

1. 笛卡兒(Descartes, Rene, 1596-1650)
2. 學術思想 3. 哲學

146.31

98002472



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001

笛卡兒與 《沉思錄》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蓋瑞·海特斐 著

周春塘 譯

序 言

笛卡兒的《沉思錄》是哲學界中歷久不衰的一部熱門書。它從來便是哲學課程中重要的支柱，不管你是哪一門路的哲學家，鮮不以它為一匹狩獵時試探虛實的掩蔽馬（stalking horse）。雖然它對年輕一代的初學者而言可能有點陌生，他們的老師輩卻會有如魚得水般的親切——或者也難免有如骨鯁在喉的難言之隱。文化圈中一般的讀者，則多少對它有點畏懼之心。

人們對這部著作耳熟能詳的事實，反而造成了解說上的困難。即使一些初入門的新手，有時也會貿貿然認為他們「了解」書中的思想，領會其中的涵義和威力。不錯，本書充滿了我們熟悉的話題：懷疑的挑戰，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辯論，從不騙人的上帝所賜予我們明白而清晰的知覺，循環性的推理，心靈和身體的區分，以及當它們互動時所產生的問題，等等。

確實，這些都是《沉思錄》的話題。然而它們並不構成《沉思錄》的全體；它們不過是藉以走向笛卡兒思想的一些溝通工具。上一世紀中期的哲學詮釋家們便看漏了這一要點：笛卡兒其實是用他的書推銷他全新上市的自然科學（法國和早期英語學術界幸而抓住了此一線索）。正如笛卡兒寫給他朋友梅色納（Marin Mersenne）著名的信中所說（詳細引文見第一章），他的《沉思錄》包含了他的物理學「全部的根據」，足以「摧毀」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因為它們提

供了物質和屬性，心靈和感官之間徹底不同的概念）。如果我們能記得笛卡兒的議論和結論都是清一色爲他的計畫而服務，我們將會從這部著作中看到笛卡兒更深邃的構想。這樣說來，他的懷疑論，無異是叫讀者跳出習以爲常的自然概念，因而能更輕鬆地抓住他的革新：「我思」（*cogito*）的推理，也並非爲了「證明」思想者的存在，而只是爲形上學提供新的方法，以便找到更可信賴的知識。

用一般的眼光閱讀《沉思錄》，也會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麻木了他們的感官，他們縱然睜大眼睛，部分的文理卻在眼底消失：他們把六個沉思單元看成「六天」的工作，賦予全書一個穿針引線的任務，再加上一點舞臺的設計，如此一來，六篇沉思變成了空白的填充物，喪失了它們整體的意義。好在近年來有些註釋家開始從《沉思錄》文學的結構上找到了本書哲學的力量。原來笛卡兒採用了當時宗教界稱之爲「精神鍛鍊」（*spiritual exercises*）的寫作方式，轉用爲自己的哲學目的。正如教堂裡的精神鍛鍊強調感官和理智的洗滌，接受神靈的啓示，以及意志和上帝的結合，笛卡兒的認知鍛鍊（*cognitive exercises*）也讓認知的功能飽受懷疑的磨練，透過「自然之光」（*light of nature*，亦即理性），導致理性的啓蒙，並訓練個人的意志去接受理性在明白而清晰的感受中所看見的形上學的真理。用這種觀點讀此書，書中好些段落，尤其是每一沉思篇的開端和結尾處，一些看似毫無哲學意味的閒話，都獲得了應有的地位，也都爲這部豐富而濃縮的著作增添了哲學的力量，從而誘導讀者走向發現之路，而不再是單單從一個議論的前提呆板地求取結論。沉思的過程是幫助讀者發現事物本質的觀念，亦即這些在我們的

理解中早被過分信任的感官所掩蓋的觀念。

笛卡兒把建立自然的新觀念和寫作方式的選擇緊密連結在一起，意外地顯示了《沉思錄》中另一種值得高度注意的特色：即後來康德稱之為「有真正用途」的理性，它的出現肯定了《沉思錄》中重要的形上學的結論。笛卡兒的議論，包括物理學的基礎、感官的微粒論、對亞里斯多德物質「真實特性」的反駁，以及心身區分說，都需要訴諸純粹的理性來作對事物和心靈的觀察。爲了訓練讀者適當地運用理性的功能，他選擇了沉思有力的形式。實際上，由於懷疑的重要，而沉思需要時日，笛卡兒呼籲他的讀者必須學習「把心靈從感官中抽身出來」，以便看見形而上學至要的真理（上面所引三種議論，請參閱拙作〈感官和肉眼：《沉思錄》的認知鍛鍊〉一文，收於A. Rorty (ed.), *Essays on Descartes' Meditations*, pp.45-79，以及〈笛卡兒的理性、自然，和上帝〉，收於S. Voss (ed.),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René Descartes*, pp.259-287）。

我會盡力把這些議論穿插在笛卡兒的時代中，以顯示其歷史的意義，而不損傷它們哲學的深度。我的努力主要見於第一章，雖然在全書中也隨處可見，但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談論笛卡兒新科學的第九章。我的目的，除了陳述自己的解讀外，還清楚地描述《沉思錄》的要點，議論的策略，並旁及歷年來重要的詮釋和修正。至於本書基本的結構，文字的運用，和卷首的附錄，在第二章中都有交代。隨後的六章，則每章處理一篇完整的沉思；篇中的細節，從第三到第八章都標明話題，列於目錄中，以求醒目。當然，我的書不可能包羅一切，然而我沒有

忽略任何一篇沉思中所提到的重要的問題。最末的第十章，則評估笛卡兒為後人遺留下來的財富。

我必須特別一提的是，當我介紹笛卡兒的哲學境遇時，我刻意把它們還原於笛卡兒自己的時代，以便讀者了解當時人們對他的認識。因此，當他處理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時，他會與若干其他的哲學家有類似的看法，這一點我在第一章中也曾有點名的介紹。他們的立場，跟我們今天看亞里斯多德也不會相同。因此我的書也不能視為是笛卡兒和亞里斯多德之間的一種比較。

我此書整體的企圖是了解笛卡兒的議論，尋找他思想力量的源頭，借重他在自己時代中遭遇到的困境和後人對他的批評（包括我個人的意見），來為他的哲學作一評價。我們不可能一無遺漏地列舉反對他的聲浪，而對每一反對也無法作詳盡的回應。況且，在一部秩序井然的著作中，有些念頭在先，有些念頭在後，當我們在這中間穿梭閱覽時，我們接納一個結論，往往只是為了方便下一步的討論，儘管這中間還有許多未經解決的疑問（有些疑問甚至還未形諸文字）。我沒有意思要讓大家相信爭議只有這麼多，或者爭議並不嚴重。事實遠非如此。我希望讀者能在我作這些討論時，也在自己心中作個評估，開啓一些不同的看法，並從這些爭論的強項和弱點中找到自己的結論。

我寫此書的目的，雖在為笛卡兒哲學課程和理性主義哲學的專門學者提供深入而實用的教材，我也希望能包含一般的讀者和現代哲學史入門的學生。如果它能對笛卡兒思想專家和一般的哲學家們派上用場，那就更好了。

本書內容於一九八〇年秋季在哈佛大學初次登臺，隨後在給不同年代學生的講解和傳授中獲益良多。我歷年來對笛卡兒思想鏗而不捨的鑽研，最能激發我的學生，莫過於哈佛的 Hannah Ginsborg 和 John Carriero，約翰霍布金斯的 Stephen Menn，還有賓州大學的 Alison Simmons。在籌備本書的出版事宜上，Yumiko Inukai 的協助和意見是極具價值的。其餘諸人給我的幫忙也很多，他們分別是 Allison Crapo、Karen Detlefsen、Sean Greenberg、Steve Kimbrough、Susan Peppers、Holly Pittman、和 Alison Simmons。本書出版前最後一次的檢討和校閱，Michael Ayers 功不可沒。我需要特別對 Tim Crane 和 Jo Wolff 的鼓勵和耐心，以及出版公司執事先生們提供的有用建議，表示由衷的感謝。賓州大學給我的休假大大幫助了本書的撰寫。賓大圖書館特別典藏部門的 Michael Ryan 和哲學編目組的 Bob Walter 給了我許多有關哲學史方面藏書的方便。最後但並非次要的，我要感謝 Holly、Sam、和 Tiny，他們是我永遠的夥伴，快樂的嚮導，和靈感的泉源。

代譯序——《沉思錄》與現代科學：笛卡兒思想傳承的回顧

笛卡兒生於一個科學革命蘊釀時代的前期，有關自然世界駭人聽聞的新發現日有所聞，頗有掃蕩數世紀以來知識信仰的趨勢。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笛卡兒增添了不少他個人的貢獻，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提出了一個翻新全盤形而上學的規劃，替這場科學革命帶來了新生的氣息。這個結合數學、物理學、人心、上帝，以及真理觀念的規劃，便是笛卡兒傳承中最饒意義的一章，影響了他身後數百年間的思想，尤其是有關數理和人心的研究，包括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在這些領域中，他最成功的是物理學。笛卡兒心目中的宇宙是一部「雄偉的機器」，這個形象既新穎，又簡單，還充滿了無限的啓發性。他保證像這樣一個宇宙中的物理現象，都可以用一套尋常的邏輯和數學作為探索的工具，而他本人還為這套工具盡了一番打造的心力。這個機械而又數學化的宇宙觀，經過後世的改進，已被現代的科學家們普遍接受，並且視為當然。

單憑這個成就，便足以使笛卡兒永垂不朽。但他的貢獻遠不止此，最令人注目的，是他的《沉思錄》。在書中，他企圖把知識變成有如數學一般的可靠和精確，並且深入人的心靈，尋找靈魂和物質間的關係。在這個視野中，他懷抱著極高遠的理想。不過他的斬獲，卻還有待證明。事實上，他提出的若干問題，儘管經過後人不斷的努力，至今還沒有獲得解答。

讓我們首先觀察一番他對數學真理的熱愛。醉心于數學知識的精確性和它具有解釋物理現象的功能，笛卡兒建議說一切物質都具有「擴延性」，或者空間，如此一來，物理學在本質上變成了幾何學，也就是數學的一個部門。當然，這個確實的觀念也曾經過不少次數的修正，但從他開始，物理學和數學有了密不可分的觀念，直到今天還是一種金科玉律。後繼者有如牛頓，爲了要了解運動中物質的物理現象，發明了一套全新的數學，亦即微積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基本上也是一種數學上的演繹，從少數幾個簡單的前提出發，他替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概念。隨後跟進的量子力學，跟數學也有緊密而平行發展的趨勢。

然而，以尋找真理的基礎爲由，笛卡兒決心要追究到底。假如物理學依賴數學，那麼數學依賴的又是什麼？無可懷疑地，數學也是人類心靈的一種產物，那麼我們也能信賴數學嗎？在《沉思錄》中，笛卡兒用懷疑的手法對我們心靈是否可靠的問題作出了猛烈的挑戰。最終他還給了心靈一個肯定的信任。他所借重的推理，是上帝不會騙人的假設，和我們「明白而清晰的知覺」。他認爲這便是求取真理時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想法歷來進展如何？不錯，人類求真的慾望從來不會衰退。一位舉足輕重的思想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曾說，「我追求真理的熱忱，有如追求宗教的真理。」這話便是笛卡兒數世紀前大聲疾呼的回響。不過，羅素說的是一種希望。他心下明白，二十世紀中許多新的發現，已讓數學的知識蒙上濃厚的陰影，和在尋求絕對真理時所給與的約束。最注意的是，數學家庫特·戈德爾 (Kurt Gödel) 在一九三一年的宣稱：數學的規範，以及與數學有關的系統，已不再能爲真理做任何充分的

見證。這無疑是給企圖利用系統觀念或者數學的結構來解決問題的人，有如笛卡兒和羅素者，一個當頭棒喝。更多的失望來自一九七〇年代一個新興的數學支派名為「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它認為數學能為現實世界所做的預言，已越來越不可靠。不用說令人氣餒的氣象預告，即使幾個世紀以來眾以為不可一世的科學大躍進，也都給潑上了冷水。笛卡兒絕對知識的完美夢想，既然植根於數學，也難免落了空。

至於笛卡兒的另一目標，即：解釋人的靈魂以及它與身體和外在物質間的關係，又怎樣呢？恐怕笛卡兒自己也被這個龐大的任務嚇倒了。他從未完成這項工作，這些問題到今天也沒有答案。在這個目標中，他心中懷著一個雙重的計劃。首先，正與他物質的觀念一致，他想證明人的心靈大體上可以用機械的方式得到了解。他相信他假想中的神經系統和大腦應能正常配合，而且也符合生理上的實況。整體說來，笛卡兒最可笑的錯誤便出現在這裡：他把大腦中一個細小的部門叫做「松果腺」(pineal gland)的東西，賦予一個重大的責任，認為那便是靈魂的所在地。他的結論來自大腦的自覺性相當統一的事實，而松果腺正好位於大腦的中央，它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結構。他同時代的人便不同意這個說法。今天我們十分清楚，松果腺主要是一個內分泌的器官，它分泌的麥藍通寧(melatonin，一種有控制睡眠作用的荷爾蒙)，與精神功能全無關係。幸而這種細微的機械論並不是《沉思錄》的焦點。相反地，《沉思錄》要把人的心靈和肉體分離為兩種不同的「物質」。這便是笛卡兒心目中的第二個計劃。然而這個計劃，在現代思想家的眼中，卻是笛卡兒犯下的又一大錯。笛卡兒認為心靈和肉

體含有兩種不同的物質，現代科學家卻相信心靈和身體屬於同一種物質，雖然具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今天有人取笑笛卡兒的「二元論」，覺得他所謂的心靈，中間暗藏了一個擁有魔法的精靈，能超越物質的世界，逃開理性的制裁。我們（應當）慶幸沒有接受這個迷信的玄想。事實上，在笛卡兒的著作中，我們完全看不見任何值得取笑的地方。他的許多思想跟今天有相當的接近：人們精神的狀態和身體之間有一個極其微妙的關係；在科學的領域中，這是一個不容蔑視的話題。最重要的是，他所看見的樸索迷離的自覺性，跟他所相信冷漠無情的機械世界全然不同。這個話題蘊藏了道德的含義。這些能主觀地對欲望、快樂和苦難有所感受的生物，絕不是冷漠無情的機器，只有他們才值得同情。雖然笛卡兒在他的二元論中並沒有提出倫理上的問題，他的哲學相當凸顯了人類心靈獨一無二的品質。

很不幸的，這個獨一無二的心靈，其樸索迷離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笛卡兒的時代。儘管今天腦神經科學家對大腦的機械功能已做了不少的研究，我們至今仍然不了解，為什麼許多不同的大腦活動會進入我們自覺的天地。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只能讓我們對這些問題感到更多的神秘。今天的電腦已經可以做高難度的表演（例如世界級的棋賽），這些我們向來認為屬於人類心靈的功能，迫使我們思考機器是否也能擁有自覺的特性。雖然見仁見智，眾說紛紛，這個問題要得到解答，看來為時還很遙遠。另外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包括湯麥士·奈格耳（Thomas Nagel），設想動物也有自覺性，雖然笛卡兒早已否定了這個觀念。還有一些哲學家，有如大衛·查末爾士（David Chalmers），認為自覺性不能再以慣用的語言來解說；它應

當別樹一幟，成爲一個獨立專門的學問。查末爾士還說，自覺其實是一種資訊的傳遞，它可以呈現於人類的大腦，或者動物，和機器的身上。這個當然不是笛卡兒的念頭，但跟其他的問題一樣，答案不會在短期內到來。在本書的末章中，海特斐教授把心靈和身體的探討視爲是笛卡兒一份「最具活力的遺產」。一點不錯，四個世紀過去了，這些來自笛卡兒的疑問，依然還在種種不同情況的思考中反復地迴響。

周啟廉

哈佛大學醫學院腦神經科學博士、笛卡兒「意識觀念」專家

序於美國國家衛生署藥物管理局

書名縮寫和引文資料

本書使用的笛卡兒著作引文及其編碼都採自 Charles Adam 和 Paul Tannery 合編的拉丁文和法文現代標準改定本《笛卡兒全集》，*Oeuvres de Descartes* (Paris: Vrin/C.N.R.S., 1964-1976)。這個版本通常簡稱爲 A T 本，有清楚的卷碼和頁碼。由於本書以 A T 本爲依據，故我只標明卷數和頁碼，例如 (7: 21) 即指 A T 本中的第七卷，第二十一頁，而不另加說明。

A T 本把笛卡兒著作的譯文頁碼都標示在書頁邊緣的空白上。他主要的英譯本我採用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ed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1985)，簡稱爲 C S M 本。當 C S M 本只有選文而無譯文時，下列書目中可以找到相對的翻譯。笛卡兒的書信我採用 Cottingham, Stoothoff, Murdoch, and Anthony Kenny (ed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3,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簡稱 C S M K 本。因爲我提供的資訊都來自 A T 本，故我在本書中也不再提 C S M 和 C S M K 的版名，或者其他譯文的來源。

除了兩個例外（說見下文），我引文的卷數和頁碼都遵循 A T 本。在極少數幾個例子中，當我感覺有必要改寫譯文時（我盡量維持保守的態度），則我把這個頁碼加上一個星號（*）以示識別。在少數幾個情況下，如果引文沒有翻譯，則引文將使用斜體字。